

俄罗斯巴尔干政策的调整与转变*

李 提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巴尔干政策经历了由“一边倒”到“有选择”的转变，在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保留了“大国意识”下的地缘政治利益。普京执政后，推行强国战略，在巴尔干问题上采取灵活应对的实用主义政策，以能源外交为抓手，通过能源管道的铺设，加强与巴尔干地区各国的能源与经贸联系。普京务实的巴尔干政策赢得了巴尔干传统盟友的广泛支持，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在逐步恢复。

【关键词】 俄罗斯 巴尔干政策 实用主义外交 能源外交

【作者简介】 李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务与科研处副处长、讲师。

“巴尔干”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概念。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舍认为，政治上的巴尔干“是指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南部）到多瑙河的这一地区，包括五个国家：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①。这是以奥斯曼帝国为参照，包含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南欧地区。本文关注的巴尔干则主要集中在前南斯拉夫地区。

巴尔干半岛地处欧洲东南部，东南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扼黑海出入地中海的咽喉，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巴尔干半岛因其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从沙皇俄国时代开始一直是俄罗斯欧洲外交的战略重点。

1989年下半年，东欧国家的政局相继发生剧变。罗马尼亚在剧变过程中发生了流血事件；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较为平稳地完成了制度变化；民族矛盾突出的南斯拉夫经历了剧烈的动荡，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宣布独立，拉开了南斯拉夫危机的大幕，波黑冲突和科索沃战争，又使人们隐约看到了巴尔干火药桶有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文艺形势与未来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3&ZD126）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Michel Foucher,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eastern Europe”, *Eurobalkans*, 1994 Summer, p. 17.

重新点燃之势。北约和欧盟双东扩，巴尔干重新成为俄罗斯与西方阵营争夺的焦点，特别是普京推行能源外交以来，由于巴尔干地区是俄罗斯能源管道进入西欧市场的桥头堡，其战略地位日益重要。

本文试图将苏东剧变之后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俄罗斯对巴尔干政策进行一个纵向比较，以期清晰揭示俄罗斯对巴尔干政策的演变特点，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作出预判。

一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对巴尔干政策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方停止了对抗，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巴尔干的地缘政治也随之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又一次新变化。尽管俄罗斯仍然是军事核大国，但已不再是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巴尔干政策从最初“一边倒”到“有选择”的调整与转变，在力量对比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俄罗斯大国尊严及地缘政治利益。

（一）西方主义下“一边倒”的巴尔干政策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谋求一极统治，继续冷战思维，加剧了同其他国家的矛盾和分歧。俄罗斯成为苏联国际法地位的继承者，经历了解体动荡，国家实力江河日下，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独立后的俄罗斯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自由市场经济取代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盖达尔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影响下，叶利钦接受了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方针。叶利钦选择休克疗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以暴风骤雨的方式迅速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使俄罗斯经济进入崭新的正常状态，巩固俄罗斯的西方式民主政权。经济上推行休克疗法，俄罗斯最迫切需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经济援助。为了获取经济援助，俄罗斯在独立之初，坚定地奉行西方主义外交政策，希望既能融入西方阵营，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大国地位。1992年春，叶利钦、科济列夫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西方主义外交倾向，积极寻求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支持。1992年2月，叶利钦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发表了《戴维营声明》，宣布俄罗斯和美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美国和俄罗斯将在“永久的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关系。6月中旬，叶利钦正式访问美国，双方发表《俄美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重申了《戴维营声明》的原则，强调俄美

要在国际领域为促进和捍卫“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人权”进行密切合作。1992年11月15日，叶利钦同克林顿在电话中强调：“两个伟大的强国（俄罗斯和美国）应该不仅是伙伴，而且也是同盟者。”^①这一阶段，俄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十分突出，在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反复强调与西方国家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完全支持向全世界输出西方价值观念^②。俄罗斯外交方向是竭力向西方证明俄罗斯是“自己人”，最主要的就是想利用外交作为推土机，为国内的改革开路^③。

在俄罗斯努力融入西方世界的时候，南斯拉夫危机出现，巴尔干问题成为横亘在叶利钦面前的难题。苏东剧变之后，面对原东欧国家纷纷转向西方，俄罗斯处于孤立衰退和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心有余而力不足，中东欧国家基本脱离了俄罗斯的外交视线。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东欧的政治和经济转轨包含着高度的风险因素，最终的结果很难预料，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令人震惊的事情”^④。而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风波引发的民族宗教冲突，将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推到了地区冲突的战场前沿。

在1992年夏天之前，俄罗斯在处理前南问题上，为了博取西方的信任，不顾国内强烈的质疑与反对，追随西方政府对南联盟进行制裁，并相继承认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的独立。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甚至认为前南问题的责任主要在塞尔维亚。“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并未动用武力去解决分裂问题，所以俄罗斯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国家环境，而塞尔维亚不知道这个道理，动用武力解决分裂问题，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⑤。有这种认识，对塞尔维亚缺少必要的同情并且乐得置身事外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随着前南冲突的升级，特别是当北约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开始对南斯拉夫危机进行干预时，俄罗斯西方主义下“一边倒”的巴尔干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92年7月，北约奥斯陆峰会上出台的新战略明确宣称，北约要承担成员国地区之外的维护和平稳定的责任。对俄罗斯而言，它更愿意在联合国框架范围内解决前南问题。因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对许多重大问题有发言

① 邱桂荣、高瑞：《叶利钦外交言论摘编（1992年11月~1994年3月）》，载《国际资料信息》1994年第3期。

② 马风书：《转型期的俄罗斯外交战略》，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1期。

③ 庞大鹏：《叶利钦时代美国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6期。

④ Marc Maresceau, ed., *Enlarging the European Uni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p. 372.

⑤ Jams Headley, *Russia and The Balkans, Foreign Policy From Yeltsin To Puti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16.

权。而北约是美国主导下的地区组织，俄罗斯没有任何决策权，一旦前南问题由北约主导，俄罗斯就容易被排挤出局。俄罗斯不能容忍北约绕开它参与到前南危机的解决中。随着北约开始介入，俄罗斯发现自己在波黑冲突中的地位日益被忽视。而且，波黑冲突的升级及国际势力的不断介入，逐渐引发了俄罗斯对前南冲突在原苏联地区上演的担忧，“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危机在某些方面表明，一些欧洲大国和世界级大国拥有共同的利益，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和地缘处境，也凸显了他们在立场和利益方面的分歧，解决前南斯拉夫地区冲突的努力可以被认为是对欧洲和国际社会控制冷战后冲突能力的检验，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分析原苏联地区未来可能发展趋势的实验室”^①。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俄罗斯西方主义下“一边倒”的巴尔干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向“有选择”的巴尔干政策转变。

（二）西方主义下“有选择”的巴尔干政策

南斯拉夫危机爆发的最初阶段，为了获取西方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支持和贷款援助，俄罗斯一味地向西方看齐，甚至不惜出卖传统盟友塞尔维亚的利益。俄罗斯在塞尔维亚也拥有特殊利益。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同属东正教文化圈，在历史上联系紧密，历来被视为俄罗斯的盟友^②。冷战后，塞尔维亚所在的南联盟一度曾是唯一与西方保持距离、与俄罗斯接近的中东欧国家，是俄罗斯保持其在巴尔干的存在进而影响整个欧洲的立足之处。俄罗斯一度抛弃了如此重要的传统盟友，一厢情愿地靠拢西方政权，并没有换来预期的援助。1992年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援助俄罗斯会议上，主张积极援助的德国和态度冷淡的日本发生公开争执，美国未认真调停，会议无果而终。直到4月，叶利钦的亲西方政策面临杜马不信任动议的时候，援助俄罗斯会议才匆忙达成协议，承诺向俄提供24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但最终到位的只有150亿美元，而其中125亿是西方政府提供担保的出口信贷，援助计划的关键部分——布什亲自宣布的60亿美元的促进财政稳定基金，根本没有启动^③。在缺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盖达尔内阁推行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主张向欧美靠拢的西方主义者很快失去信誉^④。

① 朱晓中：《从巴尔干到东南欧——冷战后巴尔干地缘政治变迁》，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参见张文武主编：《简明东欧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

③ [美]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92～100页。

④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逼迫俄罗斯最终放弃西方主义下的“一边倒”巴尔干政策，是北约介入前南问题，这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战略利益。

1991年2月25日，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会议，正式宣布从1991年3月31日起终止在华约范围内签订的军事协定的效力，解散华约的所有军事机构，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华约的解体，为北约向中东欧的扩张提供了机会。1991年11月，北约罗马首脑会议正式提出了《北约新战略概念》，强调共同防御，对俄罗斯进行战略制衡。南斯拉夫危机爆发后，北约便不请自来。1992年6月，北约峰会在奥斯陆召开，美国副国务卿伊伯尔伯格督促北约承担起新的使命，为缓解波黑冲突和和平解决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关于纳卡地区的领土争端贡献力量。北约就此开始介入成员国之外的地区冲突^①。1992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770号决议，支持英国和法国关于在联合国的旗帜下部署北约军队的提议。1993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816号决议，授权北约在南联盟设立禁飞区，由北约组织的飞机实施禁飞。北约组织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逐渐扩大在波黑维和行动的军事存在，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担心北约的军事干预将会由巴尔干扩大到原苏联范围，损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北约的扩张势头，就连亲西方的科济列夫也看不下去了，他指出，“我们清楚地知道北约东扩的目的就是要干预巴尔干和原苏联地区的事务，对前南斯拉夫的制裁就是出于这一目的。我们要求解除制裁，否则我们将采取单边行动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损。我们会为塞尔维亚政府的斗争提供支持。”^② 随着北约军事力量在波黑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俄罗斯巴尔干政策由被动追随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前南斯拉夫，转变为千方百计阻止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③。可以说，在南斯拉夫危机爆发最初阶段，在北约尚未介入，前南问题在联合国和欧共体框架范围内解决时，俄罗斯对于前南问题的政策基本与西方保持一致。而当北约开始介入时，俄罗斯敏感的神经被挑动了，“俄罗斯的决策者不希望北约靠近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他们不能容忍北约将巴尔干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波黑危机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机会，俄罗斯要借助波黑危机的解决告诉北约，巴尔干是俄

^① Jams Headley, *Russia and The Balkans, Foreign Policy From Yeltsin To Puti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88.

^② Ibid., p. 129.

^③ Ibid., p. 119.

罗斯的势力范围，俄罗斯不会放弃巴尔干。”^①

北约积极介入前南冲突，美国是幕后推动者。在波黑战争进行了近两个月后，美国布什政府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仍然不愿起主要作用，也不愿派兵参加维和部队，只是同盟国一起加紧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和外交制裁。之后，美国派兵和军舰参加了联合国人道主义物资运输的保护工作。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改变了布什政府的不直接干预政策，声称要加强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必要时对塞族阵地进行空中打击和直接军事干预，而且这类行动要由北约而不是联合国来领导指挥。华盛顿态度趋向强硬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再让欧洲保持在最前面的耐心，正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北约逐渐开始取代联合国，成为解决前南问题的主导力量，由此引发了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巴尔干问题上的角逐。

（三）“大国意识”下巴尔干政策的调整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强势介入前南问题，挤压俄罗斯在巴尔干势力范围的同时，压制俄罗斯大国意识的复苏亦是另一重要目的。美国政府目的十分明确，不承认俄罗斯享有任何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在俄罗斯明确放弃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之前，美国必然要持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在美国人看来，克里姆林宫的现任领导层是在苏联日薄西山的年代里成熟起来的，他们基本上不再相信僵硬的苏维埃意识形态，但是，他们仍津津乐道于苏联的权力。因此，美国政府必须通过政治打压，逼迫俄罗斯放弃传统的大国意识，“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必须以一个告别了帝国时代的国家的身份，明确地、无条件地这样做。俄罗斯的帝国抱负绝不能带入欧洲。俄罗斯决不能既保持帝国的地位，同时又成为欧洲的一部分”^②。

但是，美国对俄罗斯大国意识的打压反而更加激起俄罗斯大国意识的反弹。“在波黑冲突中，俄罗斯态度的转变，也是俄罗斯关注点从大国责任到大国权利的转变。”^③ 长期以来，俄罗斯人的大国观念根深蒂固。独立之初，维护苏联时期的大国强国地位依旧是俄罗斯的外交核心。而前南危机的国际调解重新给俄罗斯提供了展现大国地位的机会。俄罗斯在欧盟之前承认马其顿共和国独立就是为

^① Jams Headley, *Russia and The Balkans, Foreign Policy From Yeltsin To Puti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37.

^② [美] 布热津斯基：《美国与俄罗斯》，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③ Jams Headley, *Russia and The Balkans, Foreign Policy From Yeltsin To Puti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23.

了展现自己大国地位。在承认马其顿独立的问题上，俄罗斯没有与西方保持同步。1992年8月6日，俄罗斯不顾欧盟的反对，公开承认马其顿共和国独立，在回应西欧国家的批评时，俄罗斯副外长丘尔金称，西欧国家在里斯本会议上讨论马其顿问题并未征求俄罗斯的意见，俄罗斯承认马其顿共和国独立也没有必要征求西方的意见。科济列夫更是明确宣称：“只要俄罗斯认为是正义的，俄罗斯就能够而且应当单独在巴尔干地区采取行动。”^① 俄罗斯国内对于叶利钦在西方反对下承认马其顿共和国独立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此举重新树立了俄罗斯的大国形象。在1992年10月27日外交部专业委员会会议上，叶利钦具体阐释了俄罗斯的大国主义：“在国际上，俄罗斯被看成一个只能说‘同意’的国家，未能获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应有的尊重，但是俄罗斯并不是只能等待别人意见的国家，我们在遭到不公平对待的任何时候，都要表达自己的不满。”^②

在大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俄罗斯介入波黑冲突，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盟友塞尔维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大国的尊严。1994年2月萨拉热窝炮击平民事件发生后，北约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空袭一触即发。为了扭转局面，俄罗斯积极斡旋，最终说服米洛舍维奇作出让步，化解了紧张局势。俄罗斯此举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向国际社会宣示：“首先，俄罗斯在巴尔干有特殊利益，这意味着没有俄罗斯的参与，波黑冲突问题无法解决。第二，这也是核心，俄罗斯是欧洲主导力量之一。第三，俄罗斯将通过波黑冲突的调解，展示其作为世界一极的大国地位。”^③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没有能力与北约正面对抗的情况下，俄罗斯把争取消除与北约发生正面冲突作为外交努力的方向。所以，在波黑和科索沃局势最为紧张时，俄罗斯外交的首要任务都是努力平息局势，避免北约使用武力。俄罗斯副外长丘尔金在萨拉热窝事件处理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我试图不让俄罗斯蒙受国耻。萨拉热窝事件不能妥善解决的话，它带给俄罗斯的伤害远远大于波斯尼亚。”^④

面对美国为首的北约咄咄逼人的攻势，俄罗斯经济上要仰人鼻息，如1994

^① Kozyrev, “Preobrazheniie ili Kafkianskaia metamorfoza: Demokraticeskaja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 i ee priority”, *Nezavisimaia Gazeta*, 20 August 1992. From Jams Headley, *Russia and the Balkans, Foreign Policy From Yeltsin To Puti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23.

^② Jams Headley, *Russia and The Balkans, Foreign Policy From Yeltsin To Puti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22.

^③ Ibid., pp. 179 - 180.

^④ Ibid., p. 183.

年10月，俄罗斯爆发重大金融危机，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财政稳定贷款，阻止了卢布进一步下跌；1998年俄罗斯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外汇储备迅速流失，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克林顿政府鼓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干预，与俄罗斯达成226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帮助俄罗斯渡过了难关。政治上，迫于国内民族主义势力要维护大国形象，在与西方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必须积极抗争，在最大程度上维护自己的利益。虽然最终都是以俄罗斯的妥协为代价，但俄罗斯避免了过早地与西方正面冲突，就这一点来看，叶利钦西方主义下巴尔干政策也是迫于形势发展压力的举措，不能被完全否定。

二 普京时期俄罗斯对巴尔干政策的调整

科索沃冲突爆发之时，恰逢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些广义上的巴尔干国家都在申请加入北约。在科索沃冲突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向北约提供后勤支持，或阻挠俄罗斯人道主义救援物资通过，并拒绝俄罗斯的飞机通过领空，俄罗斯明显感觉到被孤立。因此，在科索沃战争之后，俄罗斯只能寻找那些没有亲北约倾向的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俄罗斯在2000年后开始通过经济和投资手段逐渐巩固在巴尔干地区的存在，这一点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各个国家上的表现尤为明显。

（一）强国战略下的巴尔干政策

普京上台后，对俄罗斯的现状有了清晰的判断，他在1999年12月30日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指出：“我国不属于当代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高水平的领先国家；其次，我国现在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①就俄罗斯综合实力看，“俄罗斯目前只是一个衰弱的地区性大国，它只保留了一个全球性标志——有核武器”^②。基于对国情的客观判断，俄罗斯对对外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2000年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普京强调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务实、经济效益、国家利益至上。在实用主义外交原则下，减少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正面冲突，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成为普京外交政策的核心出发点，“俄罗斯

^① 《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俄罗斯战略——总统的议事日程》，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外交过去是一个负担，现在是为国内发展创造条件。俄罗斯外交的主要变化是：不再对抗，而是顺从由美国制定的世界秩序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① 针对美俄矛盾突出、北约步步紧逼、西方舆论对俄罗斯指责增多，很多人担心俄美会出现新的冷战，普京强调：“俄罗斯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对抗。我们也不会参加任何‘神圣同盟’。”^② 为了创造更好的国内发展环境，与西方大国建立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很快就开始继续修复因科索沃战争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紧张关系。

九一一事件之后，普京是第一个电话慰问美国的外国元首。紧接着，俄罗斯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提供情报支持，同意美国在中亚部署反恐力量。针对俄罗斯对美国在阿富汗反恐行动中的支持，北约方面开始表现出加强与俄罗斯合作的意愿，并且得到了俄罗斯的积极回应。2002 年，俄罗斯与北约签署《罗马宣言》，宣布成立俄罗斯—北约理事会，“19 + 1”机制变成“20 国”机制。北约与俄罗斯的协调方式，由原来的北约以一个集团的身份与俄罗斯对话，变为俄罗斯作为 20 国成员之一，与其余 19 个成员国自由对话。虽然北约没有赋予俄罗斯对北约防务、军事干预和接纳新成员等核心问题的否决权，但是在双方规定的其他领域，俄罗斯都拥有与北约成员国平等的权利。北约与俄罗斯双边合作关系的提升，换来了俄罗斯对冷战后北约第二次东扩、甚至对北约将俄罗斯一贯坚持的“红线”内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纳入北约的默许。

（二）实用主义下灵活应对的巴尔干政策

普京在实用主义原则下推行非对抗外交政策，与叶利钦执政初期推行的“一边倒”政策截然不同。普京的非对抗是相对性的，俄罗斯不主动寻求对抗，但是当利益受损时，俄罗斯也不怕对抗。在科索沃地位问题上，面对美国为首西方政权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压力，俄罗斯坚决不承认科索沃独立。由于俄罗斯等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尖锐对立，联合国安理会就科索沃独立问题无法形成任何决议。俄罗斯在科索沃地位问题上的坚持，受到塞尔维亚的欢迎。在北约和欧盟东扩的大潮中，塞尔维亚坚持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力求平衡，既积极寻求加入欧盟，又与俄罗斯保持良好的政治经贸关系，成为俄罗斯在中东欧最为可靠的伙

^① 冯绍雷、相兰欣主编：《普京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5 页。

^② Путин. В.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щания послов и постоя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оссии. <http://www.president.kremlin.ru/appears/2004/07/12>

伴。2014年，在西方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发生争端后，欧盟发起对俄罗斯的制裁。虽然欧盟频频向塞尔维亚发出号召，但塞尔维亚坚持不参加对俄罗斯的制裁。2014年10月17日，普京访问塞尔维亚，后者给予普京最高规格的礼遇，充分显示了塞尔维亚对于维护与俄罗斯传统友谊的重视。作为回应，普京表示，俄罗斯永远把塞尔维亚视为最亲密的朋友^①。

普京通过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赢得了塞尔维亚的支持，同时科索沃问题也成为普京在其他国际问题上要挟西方国家的借口。科索沃独立前，俄高层人士曾一再警告西方社会：“既然科索沃能独立，那么国际社会就很难阻止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等地区的独立活动”，“如果你承认科索沃独立，那么我也可承认独联体内其他类似地区的独立。”这些所谓“类似地区”就包括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②。2008年8月26日，就在科索沃宣布独立半年后，俄罗斯宣布承认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独立。2014年3月17日，俄罗斯承认克里米亚独立。

普京对巴尔干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在黑山共和国脱离南联盟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突出。科索沃冲突期间，黑山共和国试图脱离南联盟的倾向就已强烈表达了出来。俄罗斯支持塞尔维亚，不同意黑山共和国独立，在1999年8月黑山共和国总统久卡诺维奇应邀访问俄罗斯时，俄罗斯方面向久卡诺维奇施压，阻止黑山脱离南联盟独立。面对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反对，黑山共和国一直未妥协，积极争取独立。在欧盟的调停下，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经过漫长的谈判，于2002年12月达成协议，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先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三年后根据全民公投结果，选择是否完全独立。2003年2月，一个松散的黑山国家共同体取代了原南联盟。黑山共和国朝着独立刚刚迈出一步，俄罗斯立即开始与黑山共和国加强联系。黑山共和国领导人暗示，俄罗斯已经同意黑山共和国在2006年启动独立程序，只要黑山人民同意独立，俄罗斯就不会反对。之后，俄罗斯与黑山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内迅速开展广泛合作。2006年5月21日，黑山共和国举行全民公投。就在支持独立的投票结果刚刚公布的第二天，俄罗斯就宣布承认黑山共和国独立，成为第一个承认黑山共和国独立的国家^③。

①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1017/c1011-25857247.html>

②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8/12/content_2305831.htm

③ Jams Headley, *Russia and The Balkans, Foreign Policy From Yeltsin To Putin*, p. 474.

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两个月后，普京在索契会见了黑山共和国总理久卡诺维奇^①。此后，黑山共和国同塞尔维亚一样，既积极寻求加入欧盟，同时与俄罗斯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因乌克兰事件发生激烈争端、欧盟发起对俄罗斯的制裁时，黑山共和国顶着欧盟的压力，拒绝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

南斯拉夫解体后，前南地区出现6个国家：塞尔维亚、黑山、波黑、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这些国家中，塞尔维亚和黑山同俄罗斯有着紧密的历史关系，俄罗斯在这两个国家除能源以外的其他经济领域有大量的投资。波黑和马其顿两国对俄罗斯也有较高的认同，近年来与俄罗斯双边关系发展迅速，日益成为俄罗斯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作为欧盟成员国，因为欧盟经济发展放缓，也开始向东看，寻求俄罗斯的投资，与俄罗斯的双边经贸呈现出发展态势。就目前的形势看，因前南斯拉夫地区国家经济处于发展中，俄罗斯在该地区主要以投资者的形象出现，部分国家对俄罗斯投资的依赖已经引起西方国家的警惕，它们担心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会打破目前的地区均势。

（三）普京通过“能源外交”向巴尔干渗透影响

俄罗斯是油气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也是世界大国中重要的能源输出国。“丰富的油气资源为俄罗斯带来大量的石油美元的同时，也增加了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话语权”^②。欧盟是俄罗斯最大能源贸易伙伴，“俄罗斯53%的出口石油和62%的出口天然气销往欧盟，分别占欧盟石油和天然气总消费量的16%和30%，欧盟新成员国80%~100%的油气需求都是由俄罗斯供给的”^③。

俄罗斯一直把能源作为大国外交手段。2006年年初，俄罗斯为了惩罚“橙色革命”后推行亲美反俄政策的乌克兰政府，借口两周未能就天然气提价问题达成协议，切断了对乌克兰天然气的供应。乌克兰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重要过境国，俄罗斯运往欧盟的天然气有90%过境乌克兰，俄罗斯对乌克兰断气，并未通知欧洲消费国，让欧洲人充分意识到了俄罗斯能源的重要性。2009年，为报复乌克兰政府在俄格冲突中大力支持格鲁吉亚的立场，俄罗斯又一度中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的供应。这些“断气”事件，不仅直接损害了俄罗斯作为可靠能

^① “Russia, Montenegro pledge ties”, *REF/RL*, 28 August 2006.

^② 有关俄罗斯能源外交战略的相关内容，可参阅李中海：《俄罗斯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③ 柳丰华：《“梅普组合”的外交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

源供应国的形象，也引起欧盟及有关成员国一定程度上的恐慌，并促使欧盟决定采取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欧盟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最直接的措施是，在俄罗斯的能源管道之外铺设里海及中亚通往欧洲的石油管道，同时设置政策壁垒限制俄罗斯与欧盟成员国之间能源管道建设。巴尔干地区是俄罗斯、里海和中亚地区能源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和中转站，它也因此成为俄罗斯与欧盟能源管道争夺战的一个主战场。

2008年11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能源安全和合作行动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修建“南方天然气走廊”，直接获得中东与里海沿岸国家的天然气资源。从2002年开始筹划到2009年，欧盟4个成员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与土耳其签署修建绕开俄罗斯领土的纳布科天然气管道协议。2013年纳布科管道方案被放弃后，欧盟又筹划建设跨亚得里亚海的管道项目，计划建设一条从里海经土耳其过希腊北部、阿尔巴尼亚，通过亚得里亚海到达意大利的石油管道，该项目计划2019年完工。

俄罗斯并不甘心欧盟绕过自己建设能源管道，在欧盟提出建设纳布科管道的同时，俄罗斯就开始筹划南溪管道项目。南溪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意大利埃尼公司共同发起，该管道连接中亚，从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横穿黑海，在保加利亚瓦尔纳上岸分两路，一路向北进入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奥地利，一路向南经希腊到意大利。南溪天然气管道绕过了乌克兰、罗马尼亚，直接将中亚和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欧洲。该管道沿线国家大多为“亲俄”国家，同时该管道还牵连着德法等国的利益。在南溪管道项目中，由中亚经俄罗斯的天然气要穿过黑海在保加利亚上岸，土耳其与保加利亚是否能积极配合成为南溪项目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南溪项目启动以来，俄罗斯政府积极致力于同管道的过境国开展合作。2009年5月15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分别与保、希、塞三国的相关能源企业签署协议，决定成立合资企业负责三国的部分南溪天然气管道的设计、建设和运营。2009年8月6日，普京访问土耳其，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签署了天然气和石油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土耳其允许通过属于土耳其领海的黑海水域建设俄南溪天然气管道。在土耳其、保加利亚的积极配合下，2012年12月7日，南溪项目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纳帕开工。

俄罗斯主导的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引起欧盟高度重视和警觉。为了阻止该项目的实施，欧盟开始运用能源法律壁垒与政治压力对南溪项目第一个欧盟成员过境国——保加利亚施压。2013年秋季，欧盟委员会启动对南溪项目的反垄断调

查,要求成员国遵守第三能源一揽子方案关于产业链与投资多元化的规定,即禁止一个公司同时从事开采、运输和销售天然气的业务,保证双边项目必须引入第三方投资。但保加利亚与俄罗斯2008年签署南溪项目协议规定,两国公司在天然气管道供应方面享有优先权,该条款被欧盟认为违反了欧盟相关规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要求保方立即停止有关南溪管道项目的一切行动,否则将对其“违规行为”启动惩罚程序。在欧盟压力下,保加利亚不得不暂停南溪管道工程建设^①。之后,欧委会要求相关成员国不要自行其是,由欧盟统一牵头与俄罗斯谈判。然而,由于欧盟设置的条件令俄方难以接受,双方谈判举步维艰,几乎接近中止状态。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欧盟冻结了同俄罗斯高层间关于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对话。2014年6月8日,保加利亚总理奥雷沙尔斯基宣布,在消除欧盟对于南溪管道项目在法律方面的相关疑问之前,该项目保加利亚段工程将暂停建设^②。

为了排除欧盟对保加利亚的压力,2014年7月7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亲自赶赴保加利亚斡旋。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将保加利亚视为务实和建设性对话的重要伙伴,俄保关系不应受制于外部因素,不应被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所左右。特别重要的是,保加利亚加入欧盟不应对俄保双边合作,其中包括能源领域的合作项目产生消极影响。俄罗斯与南溪项目所有参与国签署的合作协议,均在欧盟第三能源一揽子文件生效之前。俄罗斯尊重欧盟法律,但欧盟内部法律不应对早已签署的协议追溯问责。7月8日,拉夫罗夫又赶赴南溪项目另一个欧盟成员斯洛文尼亚进行访问,敦促该国在欧盟内部发挥作用,推动南溪项目尽快落实^③。然而,在欧盟的强烈抵制下,项目始终无法往前推进。2014年12月1日,普京宣布终止南溪管道项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普京责备保加利亚政府屈服于欧盟的压力,损害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失去了本可从南溪项目中得到的每年4亿欧元(约合31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停止南溪管道项目,俄罗斯转而扩建蓝溪管道工程,与土耳其签订了一个年输气630亿立方米的管道项目^④。

虽然南溪管道项目被迫终止,但是俄罗斯围绕南溪项目展开的外交努力,也分化了欧盟的团结。2014年6月8日,保加利亚虽然在欧盟压力下停止了南溪管

① <http://finance.huanqiu.com/view/2013-12/4644578.html>

② http://paper.people.com.cn/zgnyb/html/2014-04/14/content_1415411.htm

③ http://paper.ce.cn/jrb/html/2014-07/14/content_207515.htm

④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12/5225025.html>

道项目的建设，但保加利亚宣称的是“暂停”，并未放弃这个项目。6月9日，塞尔维亚也宣布，因保加利亚暂停项目，塞尔维亚将推迟南溪管道在其境内项目的施工，而奥地利则在6月24日与俄罗斯签署了南溪管道项目奥地利段协议。上述国家仍然试图努力促成俄罗斯与欧盟的谈判，说服欧盟同意南溪管道项目。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南溪管道沿线国在缓和西方对俄制裁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作为南溪管道的最大客户和受益国，意大利在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上态度暧昧，多次呼吁不要急于开展对俄制裁。奥地利也是一个极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南溪管道受益国，更不愿意对俄制裁，自断气路。2014年5月，斯洛文尼亚外长表示，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会对斯产生负面影响。“亲俄派”国家视经济利益重于政治利益、局部利益重于欧盟整体利益，使得欧盟难以形成统一的能源外交政策^①。

俄罗斯不顾欧盟的反对耗巨资推进南溪管道工程，具有深层的战略考虑。抛开政治因素，从气源的稳定性和项目收益最大化两个指标考核，南溪管道项目要比欧盟“南方天然气走廊”计划下的纳布科项目更有竞争优势。这也是意大利、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政府对南溪管道项目难舍难分的根本原因。同时，南溪管道项目由俄罗斯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直接穿越黑海海底在保加利亚上岸，降低了对过境国的依赖，生产和消费市场直接对接，不仅可以降低过境费，而且还可以避免地缘政治风险。这一管道建成后，俄罗斯打压乌克兰的筹码将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在欧盟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这种能源背景下，俄罗斯能源管道的走向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其地缘政治意义更加突出。所以，南溪管道工程不仅能够帮助俄罗斯拓展南欧的天然气市场，而且能够帮助俄罗斯恢复在这一传统地区的政治影响。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发起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南溪管道项目的过境国，除保加利亚之外，都没有参加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正是俄罗斯能源外交获得的政治收益。

俄罗斯以能源为武器重返巴尔干，也为其与巴尔干国家其他领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基础。俄铁公司在塞尔维亚的项目也值得关注。2013年1月11日，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签署了8亿美元贷款的协议。塞尔维亚政府把这笔贷款以及预付款共9.41亿美元付给了俄铁国际（俄铁子公司，创立于2012年12月），用于改造塞尔维亚的铁路系统（2014年2月12日）。该协议意义重大，是俄罗斯实行的

^① <http://world.xinhua08.com/a/20140721/1359041.shtml? f = arank>

第一个非能源类的大型项目，尤其是在俄罗斯航空试图入股塞尔维亚国家航空运输公司以来，意义更加重要。塞尔维亚是俄铁实施项目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如果项目成功，俄铁就有资本在其他类似塞尔维亚这样的国家中获得类似的铁路改造合同，这为俄罗斯与巴尔干国家开展更加广泛的经贸合作，提升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结 语

普京务实外交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但俄罗斯积极在巴尔干地区扩大影响遭到了北约和美国的坚决抵制。2017 年 6 月，不顾俄罗斯的坚决反对，黑山共和国正式成为北约第 29 个成员国。俄罗斯不甘心在巴尔干的战略利益受损，对黑山实行了经济制裁。与此同步，俄罗斯积极在巴尔干发展新盟友。在北约启动吸收黑山程序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出访希腊，努力升级俄罗斯与希腊的双边关系。

此外，俄罗斯也积极加强与传统盟友塞尔维亚的军事合作，连续派遣军队前往塞尔维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加大了对塞尔维亚的武器出口力度，帮助塞尔维亚升级武器装备。塞尔维亚是巴尔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俄罗斯紧紧抓住与塞尔维亚的传统友谊，不断加强与塞尔维亚在能源、军事领域的合作与互动，以此抵制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在巴尔干的渗透。

俄罗斯通过上述措施，试图最大程度地减少黑山加入北约带来的负面效应，就目前的形势看，俄罗斯想要恢复和扩大在巴尔干的影响，仍然是阻力重重。俄罗斯对巴尔干的政策也必将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而采取相应的调整。

(责任编辑 张红侠)